

阿章 黄志远著



5

上海舞女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上海舞女

阿章 黄志远 著



责任编辑：陈琢如
封面设计：颜志贤
封面题字：徐润芝
版式设计：杨 力
责任校对：杨立国

上 海 舞 女

阿 章 黄 志 远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字数：300千 插页：8

印数：59,701—72,700册

1988年9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7-227-00240-3/1·48

定价：4.35元



阿章（左）与黄志远（赵立群 摄）

阿 章 男，1927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大革命的火花》，长篇小说《浦江红侠》（改编为电影《开枪，为他送行》）、《三少校》等。

黄志远 男，1955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的有中篇小说集《死亡三角地》、长篇小说《夜色温柔》等。

内 容 提 要

抗战的胜利，给汉奸白厉冰家的十个养女——上海滩红舞女白黛林和她的红舞女姐妹们带来了生机。然而，几双垂涎于白家十个绝色佳人的魔掌却悄悄地伸了出来，权贵们为“劫收”这批“无价之宝”展开血腥争斗。

国华舞厅头牌红舞女白黛林成为权贵们企图霸占的主要对象后，经历了遭美国水兵劫持、误入“向导社”(淫窟)、代人取钱被捕、被骗重当养女等磨难，最后虽挣脱了魔掌的控制却品尝到了错把恩人当仇人的苦果；另一个女主人公——有名的“阔公子”花红艳，出于难以言说的动机“下海”成为一个红舞女，最后委身权贵、坠入泥潭而不能自拔；青年军官鲍望春在扑朔迷离的情节中，既是仗义救人的英雄，又是调戏舞女的恶棍、凌辱和惨杀红舞女的嫌疑犯，并因此而身陷绝境。

小说通过一场“劫收美女”闹剧，揭开了旧上海舞业界的重重黑幕，是国内第一部直接以旧上海舞女生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旧上海各种类型舞女的生活。

序 言

陈 沂

阿章和黄志远同志最近合著的、以上海舞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货腰女郎》*在上海《解放日报》逐日连载，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就饶有兴趣地、可以说一天不拉地读下去，越读越被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所吸引。遗憾的是后小半个部分我到外地去，没有读到。但我始终关心着书中的两位主人公——鲍望春和白黛林的命运。我曾不止一次地给阿章说，这两个人最好不要死，除非故事情节发展到非死不可，那也无可奈何。

我从外地回来后，阿章把我没有看到的部分从报上剪下来给我，我同样饶有兴趣地读完了。

下面我想谈谈，为什么《货腰女郎》是一部具有可读性的连载小说。

三十年代我也曾在上海生活过。那时，十里洋场的上海，可以说到处都有舞厅，只不过是大小场面不同而已。遗憾的是我没有涉足过，其中朋友中有涉足过的归来讲讲去后感，也不过是先买舞票，跳舞，然后坐台子，最后开房间。在我心中，舞厅不

过是变相的或者高级一点的妓馆，舞女也不过是变相的妓女而已。但这中间确也有一些辛酸和难言之处，自然也就引起涉足过的朋友们的一些同情。舞女并不是自甘于货腰生活，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从这部小说中描写的再高贵的舞女，再漂亮的舞女，如白家小姐妹，几乎没有一个有文化，就可见她们的来历和出处。最终不过是供人（达官显贵）们玩弄罢了。

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社会现实，以及这中间的生死搏斗，明争暗夺，作为我们现代作家的一种题材来描写，也是可以允许的，写得好，同样也可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效益。

我就是抱定了这种心情读完了这部连载小说的。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来评说，只写点读后感，以供读者参考，并作为本书出版时的序言。

小说是以国民党在上海的两位接收大员——顾效同和江砥平为争夺大汉奸白厉冰的十位养女而展开的。这两位接收大员不仅要接收房屋、财产，还要接收女人。白厉冰的十个养女，真是一个赛似一个，其中又以八妹白黛林为最出色。顾、江两位接收大员都想据为己有，因此而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江砥平是淞沪警备区的副司令，信奉武力可以解决一切、获得一切，所以容易被人识破，知道他不怀好意。而另一位大员是第三战区的顾效同，道道地地的军统特务，他有一套骗人的伎俩，使人上了当，还把他当好人看待。

作者笔下的货腰女郎，即使比较聪明的白黛林，也一再受骗上当，把他当做恩人。好在她还能始终守身如玉，没有遭其凌辱。作者在这方面的安排和描写是独具匠心的。读者常常为女主人公捏一把汗。

与此同时，作者安排了一个地下党人陆蒙山和颇具正义、不

甘为顾效同效劳的国民党军校出身的年轻参谋鲍望春，这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硬汉子。这种人在我们的革命生涯中，似曾相识，作者把这两个人物写得可信，可爱，但同时也有人觉得有点可疑，可怕。这里看出作者的写作技巧，人物安排上比较掌握了悬念。这是任何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故事发展到最后，蒙面人到舞厅持枪威胁，挨个撕破舞女们的衣服——站在第五个位子上的白黛林也未幸免。如果作者不交代他——蒙面人，他就是鲍望春，为了探明他的亲妹妹，九一八事变后就分离了的妹妹背上摔伤的伤疤，谁也不会知道白黛林就是鲍望春的妹妹。

故事发展至此，才使读者明白，鲍望春所以甘冒那么多、那么大的风险，以致由忠于职守到同特务头子顾效同决裂，最后杀死顾效同，只不过是作者通过这个人物——鲍望春来揭露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巧取豪夺的丑恶罪行，从而拯救了白家养女和自己的亲妹妹。

作者在这里安排了鲍望春这个带点侠义之风的人物，要不然顾效同那么奸险的安排，越级提拔鲍望春的部下林水根来牵制和监视他，给林水根以生杀予夺之权，而他——林水根最终还是以一死来救下挚友鲍望春。林水根，这个人也是塑造得可爱的，说明敌人营垒中也有义士，因而这个人也是可信的，有生活依据的，他原来同鲍望春就同命运。

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者创造的两个颇具典型的人物，鲍望春更是作者所精心创造的也不过份。从鲍望春收藏卖身契，殴打美国兵和顾效同当面、背地多次的斗智、斗勇；又特别是多次袒开心扉对白厉冰的养女们，又特别是对白黛林费尽心机，而遭到白眼，甚至被目为凶手，他仍坚信不疑，把生死置之度外。把这个

人物称为我们目下提倡的民族精神——牺牲和奉献也是符合的。

这里作者在陆蒙山的身上用到的笔墨不多，但读者仍可看出鲍望春是不知不觉地受到陆蒙山一定影响的。

白丽娜明明是顾效同害死的，但作者却巧妙地安排了一段情节，尤其是顾效同的一段假惺惺表演，使白家诸养女，甚至白黛林都觉得鲍望春是凶手，无疑把鲍望春推到矛盾的尖端。

面对这些，即使顾效同把鲍望春关了禁闭，并授予林水根随时可以处决鲍望春的全权，即使白黛林无意中说出鲍望春手里有一叠泛黄的纸，而使顾效同得以判断白家诸养女的卖身契（这是顾效同千方百计要寻找的东西）一定在鲍望春的手上，他迫不及待，一进禁闭室就到鲍望春身上搜查，鲍望春早就有所准备，而把它藏在另外的地方，使顾效同落了空。这里说明了鲍望春虽身处特务机关中，由于他的正义性，侠义风，看透了特务头子顾效同的一切肮脏行为，罪恶勾当，而万死不辞地去同顾效同斗智、斗勇，最终达到解救白家诸养女——她们象征着货腰女郎不幸的和被侮辱的一代。

还有一个被作者安排的货腰女郎花红艳，她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她诚心想委身于鲍望春，她也曾在舞厅解救过白黛林的危难，但由于鲍望春理智战胜了情感，事情已经到了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他还是毅然地摆脱了这个来自纯情的挑战，从而把鲍望春这个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并不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花红艳是大汉奸的女儿，这不能以唯成份论判断鲍望春的行为。至于花红艳最后同江砥平混在一起，也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迫，倒不是作者有意要贬低她。

这里我们可以用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来说明作者在创造典型人物的成功之处。

林水根最后以自杀来解救鲍望春，也并不是没有生活基础的。说明作者懂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鲍望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死来报答林水根，但他想到大恶未除，白家养女（包括他的亲妹妹）还未逃出虎口，他只能毅然决然地赶到顾家。怒火千丈的鲍望春从骨子里看清顾效同的为人，人面兽心，猪狗不如，所以他先开枪打死了徐大风之后，三枪打死了顾效同，最后他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

鲍、白兄妹的谜到尾声才真正解开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松了一口气。

船航行的河里，水上还飘着一张当天的报纸，是坐在船尾上的陆蒙山扔进水里的。报上，社会新闻版头条消息大号宋体字还依稀可辨。

“小参谋揭露大人物接收女子丑闻”

“淞沪警备司令部江砥平发表声明，决无接收女子之事，白厉冰家养女全部享有人身自由。”

这只不过是这帮恶人，还有点怕舆论的谴责，不得不这样假惺惺的说一下。

下面我们听听鲍望春留下的信：

“苦妹，还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和你去爬树，有一次你从树上跌下来，左后肩被划开一个大口子，我就凭着这个不会退掉的伤疤找你。我知道，在你和白艾艾的心里，我是一个无赖下流坯，因为我强摸过白艾艾的后背。可这是为了找我自己的妹妹呀！我没有办法知道哪个姑娘的后背上有伤疤。

“那天晚上我蒙面来到舞厅，也是为了找你，时间紧迫，我只能用这个办法。好在我没有白费力气，总算在你的后背看到了那个伤疤。苦妹，这就是哥哥找你的凭证。我总算找到了你。

“苦妹：你轻信了不该相信的人，记恨了不该记恨的人。我恨过你，怨过你，因为你太糊涂了。当然，我更敬重你，你像我的妹妹，出污泥而不染，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清白而苦苦挣扎。”

作者赋予白黛林身上的一切，是符合鲍望春对她的评语和赞语的。

我最后只想谈一点，也是一个疑点，也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缺点。鲍望春在信中说：“我更感到高兴了，我带着委屈救助的人竟是我自己的妹妹。这样，我还有什么委屈呢？”可作者却没有向读者说清楚，鲍望春根据什么判定自己的妹妹在舞女丛中，而在白家养女身上摸伤疤，从而发现自己的亲妹妹？是偶合呢？还是别的？不能说不是整个故事情节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疏忽，因而损害了这部具有可读性的作品的完整。通篇没有发现伏笔和交代。情节虽小，颇关重要，望作者思之，有以补救。

1988.7.22.上海

●本社出书时改名为《上海舞女》。

第一章

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海。

抗战胜利了。巨大的转折，似乎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幸运的变得不再幸运，痛苦的变得不再痛苦。对于历经八年磨难的人们来说，胜利那眩目的光环里，折射出的全是生机和希望。

两个多月来，国华舞厅红舞女白黛林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舒心，连每天夜里的梦都是甜甜蜜蜜的。自由，虽说是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是来了。

一觉醒来，已近中午时分。白黛林懒洋洋地睁开眼睛，伸出两条白嫩的手臂，舒舒服服地把头枕在手掌上，回味着刚刚中断的梦。在梦里，她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那清澈的小河旁……要是时光能够倒转，那她真希望获得解脱的生活就从梦中的地方重新开始。

“八姐，可以起来了。”随着开门声屋里响起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白黛林没有动弹，不用看她就知道喊自己的是九妹白叶华。

白叶华才十六、七岁，身材娇小，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淌着孩子气。看到白黛林不理她，白叶华恶作剧地冷不防掀掉白黛林身上的被子。“看你还起来不起来！”

“你要死呵！”白黛林惊骂了一句，一只手赶紧捏住露出半边胸脯的睡衣前襟。

白叶华笑着躲开白黛林另一只伸过来打她的手。“这有什么难为情，我又不是你那宝哥哥。”

“又嚼舌头！”白黛林瞪了一眼在众姐妹里排行第九位的白叶华。九妹的话，不知为什么竟使她感到有些隐隐约约的惆怅。九妹所提到的“宝哥哥”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来过舞厅了。白黛林并不喜欢当舞女这种“货腰”职业，但对那个帮助她成为红舞女的神秘客人还是充满感激的，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唯有这个人使她冷漠的心得到了一些温馨。

白叶华坐到床边，“八姐，大姐她们都在收拾东西，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白黛林拥着被子坐起来，看看对面空着的一只单人床问，“十妹呢？”

“准又是被那个小白脸约出去了。十妹也真是的，和那个穷学生好有啥意思。”白叶华撅着嘴说。

白黛林用手指戳戳白叶华的额头，“势利鬼，你眼红人家是不是？”

“我才不稀罕有没有‘相好’哩。”白叶华站起来，走到窗前若有所思地朝外看着。

白黛林伸了个懒腰，跨下床来。“九妹，又在想什么心思了？”

“八姐，快穿衣服，又有当兵的来了！”白叶华突然惊叫起

来。

白黛林走到窗前一一看，院子里果然涌进了一批穿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头戴大沿帽，身穿美式哗叽军服，肩章上有两朵梅花的青年军官。这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情，所以白黛林并不十分惊奇。她走回床边，脱下睡衣，换上自己昨天才买来的淡灰色的直条花纹旗袍。

“有人吗？”门外吆喝声和撞门声同时响起，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个持枪的士兵和刚才白黛林她们看到过的那个为首的军官。

“二位小姐，你们住的这幢房子属于汉奸财产，本人奉第三方面军命令前来予以没收。这里将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办事处。所以，限你们在半小时内立即离开这幢房子。”军官冷冷地宣布道。

白黛林扫了一眼那个军官，稍稍环视一下自己和九妹、十妹住过的房间便朝门外走。

“带上东西，不准再回来了。”粗眼浓眉的军官看到白黛林空手出去就喊了一声。

白黛林没有回答照旧朝外走。

军官拉开白黛林床边的一個立柜，看到挂在里面的几件旗袍，又喊了一声：“听到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带上。”

白黛林转过头来，“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这里没有我的东西。”

青年军官稍稍怔了一下，走到白黛林面前，说，“我是九十四军中校参谋鲍望春，有什么要我帮忙吗？”

白黛林浅浅一笑，“没什么事要你帮忙，而且，你也已经帮过我的忙了。”

“我帮过你什么忙？”

“把我扫地出门。”

白黛林走了，她的身后跟着背一个大包袱的白叶华。

鲍望春透过窗户，望着七、八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手提简单行李鱼贯地走出这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奉命来接管这所房子时，他只知道房主白厉冰是个汉奸特务，已被警备司令部抓获，哪想到这个血债累累的汉奸会有这么多女儿，而这些妙龄姑娘竟然又会对父亲被抓、母亲逃亡、自己被扫地出门的事情无动于衷，在她们花一样娇艳的脸上甚至看不到半点无家可归的悲哀。刚才，鲍望春看到白黛林只身出走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现在他更为这些姑娘的出路感到担忧。

鲍望春的目光渐渐地捕捉到了刚才那个既像是讽刺他又像是感谢他的白黛林。这姑娘太美了：高挑的身材、纤巧的细腰、修长的双腿，修烫过的秀发象墨黑的瀑布披挂在白皙的脸颊旁，浑身洋溢着秀气。更令鲍望春注意的是白黛林那双若有所思的眼睛，从那里流淌出来的秋波。鲍望春似乎在哪见过，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位陌生的姑娘像谁，他打不开自己的记忆大门。鲍望春更猜测不出来，这位姑娘为何什么东西也不愿拿，而她的其他姐妹们却都拿着一个显然是装满衣服的包袱。作为白家的女儿，在家里财产全部充公的时候，取走一些允许拿的日用品和随身衣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鲍望春也决不会阻拦的。

看着白黛林她们走出铁门时，鲍望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姑娘出门后相互客客气气地打下招呼，就三三两两地散开了，完全不像是一群亲姐妹，倒像是同住一个旅馆的客人。

“不可思议。”鲍望春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尽管疑雾重重，他还是把心思从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们身上收回来。眼下，最要紧的事情是立即清点财产。这是第三方面军中将特派员顾效

同亲自给鲍望春下的命令。九月七日，鲍望春随九十四军坐 C—54 型运输机由柳州靖安到上海后，便被第三方面军驻沪办事处副主任顾效同点名抽调到办事处，成为顾效同的私人“接收代表”。

在这次战后接收中，第三方面军虽然比国民党市党部的那批人晚到一步，但由于拥有重兵，所以在抢夺财产方面并不比那些党棍们逊色。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政民在接到汤恩伯进驻上海受降的命令后，即派副官坐专机赶到上海，首先占领伪储备银行为兵站司令部，除了将行里的库存金条尽数掠走外，还提取大量伪储币，多方收购黄金，光这一次就得到黄金万条以上。相形之下，顾效同得到的好处就少了一些，因而最近竭尽全力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接收。白厉冰的这幢房子和财产原来应该归军统局接收，但顾效同以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找房子为由抢先派鲍望春来接收，原因是外界风传白厉冰家金条无数，是沪西众汉奸中的首富。

刚才来时，鲍望春就已经吩咐士兵把白厉冰房中的两只特大保险箱看守了起来。根据前几次的例子，这两只保险箱得等顾效同亲自打开，鲍望春的任务是把其他值钱的东西清点成册，以便顾效同审阅并从中圈点出留作自己用的东西来。

“报告，顾主任到。”鲍望春还没看完两个房间，一个士兵匆匆进来报告。

鲍望春摆摆手说：“请顾主任先去视察保险箱，我随后就来。”他以一个正统军人自居，每当顾效同开启劫收的保险箱时，他总是找各种借口回避，他对劫收大员搞“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内心颇为反感，自己更不屑于从中捞油水。对这样的“憋大”，顾效同自然放心使用了。

“报告，顾主任已经打开了保险箱，他要你马上去。”又一

名士兵神色慌张地赶来，传达了顾效同的命令。

鲍望春只得来到白厉冰的卧室里，他有点纳闷，顾效同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找他去。据他所知，顾效同是不喜欢别人看自己玩弄财宝的。

顾效同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军人，消瘦的脸上挂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模样倒像是个教书先生。鲍望春进屋时，顾效同正独自在里面闷头抽着烟。

“顾主任，找我吗？”鲍望春扫了一眼已经打开的保险箱，不安地站在顾效同面前。

顾效同没有抬头，嘴里吐出一句冷冰冰的问话，“这两个箱子你打开过吗？”

“没有。”鲍望春心里明白了一点。

顾效同抬头目光凶狠地扫视着鲍望春，当确信鲍望春没有作假时，他的火气反倒大了，“妈的，肯定是警备司令部那批混蛋，抓人时就把金条都拿走了！”

鲍望春走过去看看除了一堆杂乱的单据外空空如也的保险箱，一句话也不想说。

“金子、女子，白厉冰的二代财富现在去掉一半了。”顾效同苦笑一声，问，“他那些女儿呢？”

“都走了。”

“走了？”顾效同略带失望地皱起眉头，“是你放走她们的吗？”

鲍望春吃惊地说，“我们没有理由扣留她们，汉奸的女儿又不能算敌产。”

顾效同足足盯了鲍望春好几分钟，脸色渐渐地由怒转喜。

“你说得也对，没有理由是不行。”